推开那扇门

韩浩月

许久没有推门了,家里的门,装的是电子锁,拇指接触到指纹识别区之后,锁舌缩回的同时,门会自动打开,肩膀轻撞就可进屋,“推”的那个动作,已然消隐于无形。

过去的门,多数都是需要推的,因为那些门有厚厚的门板、敦实的门框,有门枢,门枢又分上枢和下枢,门枢对应的凹槽被称为枢臼……因而那些门被推开的时候,总会因为木头摩擦或铰链扭动,发出吱呀、嘎吱、咚咚、咔嚓、轰隆声,那些声音,又因为人心情的不同,分别掺和进了喜悦、沉重、期待、急切、悲伤等情绪,开门的声音透过耳膜直抵心底,形成了或细微或剧烈的冲击。

顽皮的孩子,有时候会把推门当成一种游戏,推开来,又关上,关紧后,又推开,在他们所掌控不多的世界里,门是不错的大玩具,推门体现着他们微不足道的力量感,他们在门单调的响声里,得到了节奏的韵律与纯粹的欢愉。喜欢推门的孩子,是孤独的、敏感的,有过这种体验的人,一生当中每每遇到门,有时会忍不住想要去推,有时却又悄悄走开了,想推门,是想体会过去一种遥远的回声,而走开,则是不愿意打开一个未知的世界。

贾岛是个喜欢推门的人,中唐时期30岁左右的他,有次前往长安城郊外访友未遇,写下千古名句“鸟宿池边树,僧敲月下门”,并留下“推敲”典故。在满怀期待推开柴门却未见老友踪影时,他的心情不免有些失落,既然如此,那不妨给这份失落再加一份清冷的惆怅色调,从“推”到“敲”,也导致后世无数人每读此句时,内心不禁弥漫着“推与敲”意境之微妙差别所带来的怅然之美。

或是因为贾岛这首诗的缘故,每当行至老村、孤巷、小街,面对一扇需要我推或敲的门时,总是会有些踌躇,有时是不敢,有时是不愿,有时是怕打扰,有时是担心被误会……于是,大多时候,我选择离开,不推,亦不敲,纵然可能错过些什么,但若转身离去能得片刻心安,就任那门扉紧闭吧,门外身影悄然隐去,门内浑然不觉曾有客至,两相不知,两不相欠,甚好。

记得年轻时,需要去请一位长辈帮一点工作方面的小忙。那是个傍晚,下了班的我,从街边买了一个西瓜,装在塑料袋子里,一路拎到长辈家门口的时候,天已经昏暗了,那扇门就在我面前,从门缝中可以看见客厅里渗透出来的温暖的灯光,那灯光仿佛在鼓励着我去把门推开,而我在就要伸出手掌去拍门的时候,内心犹豫了,恰逢此时,听到门后传来有人说话的声音,我退缩了,转身匆匆离去。那扇门,我终究还是没去推开,后来想,其实推没推开,都无所谓的,但那个时刻没有去推,终归还是遵从了自己的内心。

除了自己的家门,不同的门都存在着不同难度的“推与敲”,但有些门,是非推不可的,不推,就永远站在门外,比如谈到文学创作经验,不少著名作家给出的建议非常直白“无他,唯多写尔”,用“推门”来比喻的话,就是“没有别的办法,不努力写就永远推不开文学的大门”。世间难推开的门有许多种,文学的门算是其中之一,但若是热爱,就会从鼓起勇气到不屈不挠到习以为常、见门就推……推门会成为一个习惯动作与本能行为。

我不再尝试推开寻常之门,因为前面还有无数扇文学之门在等着,门后尽是神秘与未知,必然也有我所不曾见到过的景色。生命不息,推门不止,最终如果能把沉重的门轻盈地推开,所带来的快乐,是很多事情所不能与之比拟的。

如果生命只有一分钟

叶　檀

如果,你的生命只有一分钟,会怎么度过?

2008年上映、获得多项国际动画奖的短片《苍蝇一分钟的生命》,描绘了一场一分钟的生命悲歌。在短片开头,小苍蝇从蛹中破壳而出,好奇地张望世界,从那一刻开始,它的生命便始终无法摆脱六十秒倒计时。

在它彷徨无助的时候,一只生命末期的“老”苍蝇,带着无尽的遗憾和悲痛,从天上哗啦一下掉了下来。和老苍蝇一起陨落的,还有一张生命清单,上面列着身为一只苍蝇在去世之前必须做的事情:分别是叮咬一只浣熊,喝醉一次,和蜗牛来一场聚会,飞上最高的树,在空中看丛林,躲过一只鸟的袭击,跳伞,恋爱,繁衍后代,找到朋友。

小苍蝇明白,自己和老苍蝇一样,都得赶在生命终结前完成清单上的内容。

小苍蝇做完这些,还剩二十秒。它拼命地飞,希望完成接下来的项目,植树、休闲、唱歌、变得有创造力、最后的晚餐以及快乐……

最后十秒,还有三项未完成,分别是看星星、休息、出名。可白天哪有星星呢?出名更是一种妄想。休息?小苍蝇哪敢休息。

嘀嗒嘀嗒嘀嗒,还剩三秒。

小苍蝇呼吸急促,深感绝望。在生命最后一刻,小苍蝇哭了。这时候,一滴树脂滴了下来,包裹住小苍蝇。一瞬间,小苍蝇的时间凝固了,它在琥珀中获得了“永生”,它看到了星星,得到了休息,再也不会焦虑了。

百年之后,人类发现了这颗包裹着苍蝇的完美琥珀,它在镁光灯下被世人瞩目。凝固的小苍蝇,在百年后终于成名了,只不过,所有的一切与他无关。

小苍蝇的一生,从某种程度也折射人这一生,每个人头顶着一个无法逃脱的时钟,从出生开始,便拿着一份清单,踏入相同的人生序列,看着别人的生活,匆匆忙忙地依样画葫芦,完成一项项人生议题,在五味杂陈中度过自己的人生。

只有那滴从树上偶然掉落的树脂包裹住我们,不得不停止的那一微秒,我们才会思考生命的终极意义。但此时,我们只有被后人瞻仰的份了。

人就像这只小苍蝇,终生匆忙,究竟意义何在?

生命价值不在“肉身永恒”里,而在“认真经历”的每一个瞬间。意义,需要从生存之外的维度来寻找。

当我们为一朵花的绽放驻足,给予他人一句温暖的话语,为一个小生命撒上一把粮食,就会在一分钟里活出永恒。

把百年人生压缩进极致的一分钟,我们会了解,生命是什么,价值是什么。

向东坡“讨一口茶”

朱志凌

当“苏东坡热”的浪潮席卷而来,人们在他的诗词里寻得豁达,于他的人生中汲取力量,而邓明的《走近苏东坡:邓明书历代诗赋》,则为这场热潮添了一抹墨香氤氲的韵味。这册书法集超越了笔墨技法的展示,更像是一场跨越千年的精神对谈,让东坡的风骨在当代宣纸之上重新鲜活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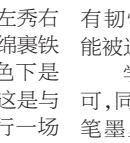
瓷都瑶里

(纸本水彩)　金国明

邓明“写”东坡,从不是简单的依样画葫芦。他避开了对东坡存世真迹的机械临摹,偏偏挑中那些失传的诗赋文本,以“东坡体”重新演绎。这是何等巧妙的“沉浸式书写”——他钻进东坡那些字句的语境里,去摸一摸被贬黄州时的萧瑟,品一品夜游赤壁时的旷达,让自己的笔锋顺着东坡的情绪起伏流转。他懂东坡书法的精髓不在工整,而在“以情驭笔”,所以笔下的字有着苏体“石压蛤蟆”的扁平形貌,左秀右枯的笔势里藏着如绵裹铁的力道,柔润的墨色下是不肯弯折的筋骨。这是与东坡隔着时空,进行一场关于人生起落的对话。

在这个键盘敲击代替纸笔书写的时代,邓明的这本集子搭起了通往古典的阶梯。全彩精印的页面上,局部放大的笔触清晰可见,每篇作品旁贴心地释文注解。资深爱好者能从中琢磨苏体的笔法神韵,普通读者也能顺着墨迹读懂东坡文字里的温度。更妙的是,同系列的《对话宋徽宗:邓明的瘦金书实践》与之形成双璧,一个尚意,一个工丽,在宋代文化的坐标系里勾勒出两种极致的美学。

而这一切恰好踩中了时代的脉搏。我们为什么爱东坡?爱他在人生低谷里,能把“一蓑烟雨任平生”说得云淡风轻;爱他在柴米油盐中,也能吃出“人间有味是清欢”的诗意。邓明的笔恰恰写出了这份内核。他的字,率性自由,似斜反正,笨拙里透着纵横意趣,不正是东坡那儒释道贯通的人生境界吗?当我们凝视这些墨迹,东坡不再是史书里一个模糊的符号,而是一个可感可触的榜样——人在逆境里,也能活得这般有韧性;平凡的日子,也能被过成诗。



学界赞誉,读者认可,同时也看出邓明藏在笔墨里的野心。他不仅写东坡的文字,还穿插着自己创作的旧体诗词,用东坡体写当下的生活,让千年的书风成为表达现代情感的语言。

“书为心画”,邓明用一支笔书写东坡的精神,也让我们在浮躁之际重新触摸到文人书法的温度。毕竟,能向东坡这样的文化巨人,在笔墨里“爬几座山,讨一口茶”,本身就是一件足够浪漫的事。

黑与白

王　珞

四季之中,昼夜交替,枯荣相续,时光如同白纸黑字,对立却不突兀不违和。

遥想在那更为久远的古时,人们以鹅毛或鸭毛等鸟类的羽毛制成笔尖,蘸取墨水书写。

羽毛笔蘸墨,白纸落拓,文字与黑白之间,总觉有某种神秘而不可言说的关联——世间事,起伏变幻,人生无常绝非偶然,恰似生命所该固有的本色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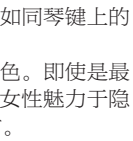
久居申城,习惯了以众声喧哗掩藏内心的疲惫,曾几何时,对“黑与白”有了更深的认知与回味。

常去的咖啡厅,推拉门黑白基调,一脚踏入,寂静的粉白墙面有的地方已经斑驳,跟灰黑色的屋顶浑然天成,构成一幅沉静的春日水墨图。

淡雅柔和使人神经松弛,浮躁的心,不知不觉趋向平静。

千帆过尽后的某个瞬间恍悟,写作一如做人——简约摒弃矫揉造作,雕琢粉饰回归天然,删繁就简的美好,不失为一种生活态度。

时尚亦如此。



情如其心,世界缤纷,斑斓色彩中唯独黑与白,无法亦无需掺杂鲜艳的调配。黑色大气庄重,白色明亮纯净。终于明白缘何T台多好用“黑与白”定义最新时尚潮流。

临时出门,难以定夺究竟该穿哪件衣服,选黑白,绝不会错。极致的对比,如同琴键上的黑白键,节奏清晰,鲜明唯我。

黑白简约却不简单,永恒的高级配色。即使是最为普通的一件白背心,展现男性身材或女性魅力于隐约之间,张扬而低调,任何颜色无出其右。

黑与白的性感,可谓言简意赅。时尚跨越世纪,黑白足以应对酒会晚宴约会派对等诸多大场面,假使再稍加点心思,选自己最适宜的款式,你的存在仿佛自带光环,是聚光灯下的焦点,闪耀得让人心动。常说黑色神秘、炫酷,皆因其浓烈而诡秘,更能营造浪漫。

无论时尚的秀台如何令人目不暇给,绚丽璀璨终究难敌黑与白的魅惑。几何线条式裁剪,最大化贴合身体曲线,若选用上好的丝绸或薄纱面料,时尚得以完美游走于厚薄与阴柔之间。虚实交织,色彩语境中的视觉画面,早已超出衣服本身的价值。

不禁想起导演王家卫,生活中常穿着白衬衫面对镜头;敏锐纤柔的美学习惯,深深渗透进大屏幕——男主角手慢抬,领口解开,袖口稍卷,进退收放,不疾不徐。多巴胺在空气中无声弥散。

情调与腔调,开弓搭箭,箭在弦上。发还是不发?该怎么发?四目相觑,笑眼无声。黑白演绎往往并不拘泥于欣赏。

镜头中的清晨,男人睡眼惺忪下得楼来。厨房里,女人忙碌的身影,晨曦尽泻,隐隐一丝清凉。她的身上穿着他的白衬衫。一根香烟,小小火头中映出女人的巴掌俏脸,两朵红晕。

诗意般美好。根本不需要台词。

网上搜看老电影。《摩登时代》中卓别林式黑白无声幽默,《蝴蝶梦》中希区柯克以黑白演绎悬疑。香奈儿这样回答记者问——“女人一心想着所有色彩,唯独恰恰忽略了黑白……”干净而纯粹的颜色,实则最不易坚持。以黑白做配角,从不担心会喧宾夺主。一旦成为主角则吸睛,因低调,更显耀目。

经年流转,经典依旧。黑与白偶尔点缀花色,视觉顿时变得立体丰富。耳畔响起一个男音,悠悠地唱——“声线裹着白衬衫的风,快乐简单得像晴空……”

要拒绝还是要复古?要时尚还是要传统?上苍不响,一切皆由你定。

阅读和读书会给我底气

费　平

“新媒体时代,每个人都可以打造自己专属的媒体平台”……这是我正在读的《新媒体运营——从入门到精通》一书中的金句。此时,耳边又传来老伴的声音:“七十岁的人了,还在研究新玩意儿,真服了你。”

一转眼我已到了古稀之年。带着对岁月的敬畏与珍重,回望自己近十年来是什么伴我一路从容走来,让我与“老”字温柔地抗争?那便是书。准确地说,是静安区苏河湾读书会的那一群书友、那一片书香。

退休那年,文友说,你爱写作看书,何不去苏河湾读书会看看?于是便去了。在一个窗明几净的社区活动室里,青年才俊赵会长正带领一帮书友举行每月一次的读书活动。他们大多与我年龄相仿,每人面前都摊着一本书,那专注的神情,竟像是回到了少年时的课堂。我悄悄坐下,听会长在解读一本书,其独到的见解引得众人频频点头。他们那股子认真劲儿,那份因书而生的热忱,一下子让我离不开这里了。

读书会的活动是丰富的。每月的交流日,便聚在一起,分享各自的收获。逢到书展,书友们便迎来购书、赏书的盛会。平时经常会请来各领域老师做专题讲座,从旅游趣闻到生肖密码,从南极考察到警侦案例,从传统诗词到现代文学,从海派掌故到世界轶事,读书会的活动成了我们瞭望世界的窗口。写作辅导课上,有书友拿出自己写的散文、小诗,大家品评切磋,那份成就感,尽在交流沟通的喜悦之中。新书发布会上,我们能第一时间接触到最新的出版物,手指摩挲着新纸,闻着油墨的香气,觉得自己也赶上了时代的趟儿。

最开心的要数文化游学了。我们曾循着书中描述的路线,去探访古镇,去看一看充满江南文化的老宅石桥。我曾跟随读书会去宝岛游学八天,书上的日月潭、阿里山,在眼前活了起来……

一晃,读书会走过了十年历程。会长提出我们要与时代接轨、与AI接轨……作为老人,听后有点焦虑。智能手机、移动支付、网络新词,一样样地涌过来,让人手足无措。虽然智能手机的诸多功能我基本掌握,但新功能、新技术的运用,尤其如何运营新媒体还是我们未开垦的处女地。怎么办?学习呀!我渐渐发现,读书恰恰是让我不掉队的秘诀。因为阅读,我的头脑没有“生锈”,始终保持着思考的习惯;因为阅读,我对新知识始终抱有好奇心。读书会上,有年轻些的老师给我们讲如何用手机App,如何用AI写作、画画、剪辑……我们这群老学生,戴着老花镜,笨手笨脚地学着,倒也觉得其乐无穷。虽然学不会高深的技术,但至少,当跟小辈或年轻人聊起这些时,我不会像听天书一样茫然。我知道,这是阅读和读书会带给我的底气。它让我这个古稀老人还能和时代接轨,还能接受那些看似遥远的新生事物。这何尝不是一种“抗老”呢?

通过学习,目前我大致能知晓近期出现的热词和运用AI生成的功能,比如DeepSeek、豆包、千问等。有时想,古人说书中自有“黄金屋”和“颜如玉”,而我们读书,“书中自有优生活”。人老,心不会老,生活质量不会老。阅读,载着我们度过岁月的河流,它让我的心始终是活的“水”,是与外面的世界相通的。因为,读书,是接轨时代的载体,而生命的宽度,便在这字里行间、在这笑语声中,被温柔地拓展开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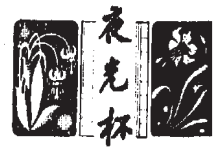
十日谈

抗老生活

责编:吴南瑶

它的敏锐是忠诚。听着它的声音,顺应它的指引就好。而岁月更不辜负你。请看明日本栏。

游梅花山

董少校

金蕊映红蕾,
群英绽锦颜。
谁人同赏醉,
芳馥满春山。